

张南峭 著

河洛青青

——知青岁月纪事



嵩阴县

夹津口林场

伊洛市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勇军

责任校对

赵 栋

书籍设计

吴 月

插 图

代跃生

书名题字

张南峭



《河洛青青》把一段青葱而迷蒙的知青岁月重新带给了文坛。我仿佛不是在读小说，而是在读一个少年的心事。在那段被复活了的原始记忆中，这个少年的压抑也显得那样清纯而明媚。朴素、实诚的文字里，有大地深情，有良知之光，在历史的波峰浪谷间起伏、闪烁。

——同济大学教授 王鸿生



上架建议：长篇小说

ISBN 978-7-5559-0244-7



9 787555 902447 >

定价：2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洛青青:知青岁月纪事. 2/张南峭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559-0339-0

I.①河… II.①张…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644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bs.cn>
电子信箱 master@ hnwyb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9 000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回	自伊洛回嵩阴高中毕业 辞同学怀壮志奔赴农村	~001~
第二回	大红花戴胸前县城开会 皇陵沟接回来知识青年	~011~
第三回	桐花坡桐花开紫云锦幔 井台上辘轳摇农家晨曲	~020~
第四回	蜀黍糁捞面条粗茶淡饭 走村中吃派饭亲情铭心	~028~
第五回	闹春耕坡岭地挥锄抡镢 抒豪情油灯下走笔写诗	~035~
第六回	起内讧春月夜抢卫生箱 恨不平知青分三六九等	~042~

第七回	担茅粪偶遇公社刘书记 受勉励干劲增如虎添翼	~054~
第八回	团支书谈文学结为好友 庆“五四”公社院大出风头	~060~
第九回	石窑洞谈家世初识赵义 学习班走洛汭诗圣故里	~068~
第十回	古汉语似山阻“评法批儒” 郭疯子继绝学《大学》《中庸》	~074~
第十一回	广播里扬名声飘然翘尾 “再教育”讲体会被邀军营	~081~
第十二回	众添柴知青点开伙做饭 好军嫂笑点评助一臂力	~090~
第十三回	灰毛驴架子车乔楠拉煤 老地主忙救驾郭孬放歌	~096~
第十四回	安家费倾囊出购小提琴 圆梦想学音乐慰藉心灵	~102~
第十五回	赶庙会南山口置办农具 田兴旺神侃二十四节气	~107~
第十六回	喜开镰忙“三夏”争分夺秒 赛割麦谁说女子不如男	~114~
第十七回	打麦场起金浪人欢马叫 好“木锨”靠实践才出真知	~122~
第十八回	边防军回家乡欢歌麦场 坡岭上烙馍香麦垛搭起	~129~
第十九回	皇陵沟大队喜交爱国粮 桐花坡马号开进小四轮	~138~

第二十回	布谷鸟声声传河洛古风 话勤劳人人说“麦罢扛锄”	~145~
第二十一回	知青会争名誉惹起风波 草根人无所依心凉受挫	~151~
第二十二回	锄蜀黍汗如雨心躁出走 华山顶观日出神思飞越	~156~
第二十三回	慈恩寺遇高人解说瑜伽 阿赖耶种子识尚待机缘	~169~
第二十四回	小暑天大暑天坡岭护秋 青纱帐孤独人思绪茫然	~177~
第二十五回	脚受伤好兄弟背回村里 饲养员“呼雷炮”传接地气	~186~
第二十六回	大寨行成泡影再受挫折 拜老师学农业虎头蛇尾	~192~
第二十七回	送支书农学书百味难陈 盼入团当园丁尚待时日	~203~
第二十八回	金秋季蜀黍红薯齐登场 棉花白芝麻香再当场长	~214~
第二十九回	犁耙地镢锄锨渐入门径 诸农活留遗憾摇耧耩麦	~221~
第三十回	农业学大寨气势威震天 大集体人民公社成史篇	~226~
第三十一回	冰雪天大战“人造小平原” 皇陵沟敢教日月换新天	~235~
第三十二回	“厂社挂钩”来到老庙林场 结新友重感受精神压抑	~243~

第三十三回	“城里人”妄心起骄慢痴疑 老场长讲马列当头棒喝	~251~
第三十四回	批斗会上纲上线讲专政 入另册无缘阿国油橄榄	~257~
第三十五回	遇招工盼进城顾影自怜 过春节守林场自强不息	~268~
第三十六回	寻自我夏夜走嵩山北麓 逛省城觅儿时依稀记忆	~276~

第一回
自伊洛回嵩阴高中毕业
辞同学怀壮志奔赴农村

按神州的历法，这是二月下旬，二十四节气里的春分时候。地处“八方辐辏”“九州腹地”的古老帝都伊洛城笼罩在似雨又似雾的白茫茫水汽中，正所谓“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已是西历 20 世纪 70 年代的第五个年头了，历经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的伊洛城已处在了社会主义时代。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建设起来的工业城市，中州大道柏油马路两侧的法国梧桐一派新绿，百货大楼那儿街心公园里牡丹含苞待放。涧水西边的工业区烟囱林立、机器隆隆，每隔数分钟就会有一台崭新的“东方红”履带拖拉机下线，被装上火车运向大江南北的千里沃野。现在是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位于市中心的伊洛市革命委员会大楼上高挂着大喇叭，大喇叭里正播放着豪迈雄壮的歌曲：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锦绣河山更加壮丽……

1974 年 4 月初的一天，在伊洛火车站那苏俄风格的候车大厅里，一群十七八岁的中学生模样的小青年通过进站口进入站台，他们中间只有那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个头较矮者手里拿的是车票，其他人都是站台票。这拨年轻人说着笑着进了站，经过天桥来到第二站台。十多分钟后，由前进型蒸汽机车牵引的一列火车由西向东驶进站台。从闪过的车窗看，车厢里乘客并不多。列车停稳后，那戴眼镜者上了车，行李是由车下他的伙伴们从车窗里递进去的。戴眼镜者放好行李，在一靠窗位置坐好后，站台上的伙伴就与他告别：“你是咱们

班第一个下乡的,再过几天我们也要下去了。”“乔楠,到了嵩阴县就来信啊。”“有时间我去你下乡的地方玩儿。”

随着一声长鸣,列车就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欢快旋律中缓缓开动了,车上车下的年轻人挥手相互道别。“再见了,广阔天地再见!”列车的速度在加快,车头吐着白色的汽团。又是一声长鸣,伊洛被甩在了后头,渐渐消失在视线中。车窗外,北邙山下这古老的河洛大地一派新绿,田野里的小麦正在返青,如同大块儿大块儿的碧毯。火车上那戴眼镜的青年是伊洛棉纺织厂子弟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乔楠,他此次的目的地是伊洛市东百余里地的嵩阴县,来送行的是同学仇步月、刘武、陈洛生、何苏华和岳朝晖等。

学着解放军打背包的方式,乔楠将被褥还有换洗衣服等捆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大豆腐块,洗脸盆放入一个网兜里,这样洗脸盆里不仅可以放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盒,还可以放他的书籍,包括学过的教科书——乔楠的高中时期正赶上邓小平复出后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数、理、化、语、史、地还有生物等课程都开设了;这里还有乔楠喜欢的文学读物,如豫省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版的数册《文艺作品选》,像《红旗》杂志那般大小;还有《南京长江大桥胜利通车》《“一二五”赞歌》之类的报告文学集。这些书里有两本已没了封面封底甚至前后都缺了页,它们是“文革”前出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和外国小说《牛虻》,现在都被精心地包上了牛皮纸书皮,书皮上没有写字,外人看不出这是两本“毒草”。在乔楠的书里面,最有分量的是四本《世界通史》,每本都有砖头那么厚。“不懂历史的人永远都是孩子。”这是在学校时班主任刘桂荣老师讲的一句话,乔楠记在了心里。

临走时母亲流泪了,可乔楠并没有多少伤感,也没让母亲来送行,说有不少同学要送的,这就可以了。再有几个月乔楠就满十八周岁了,他清楚地知道,今后的路是要靠自己走的。乔楠有着其他同龄人没有的不幸,他出生的1957年,在豫省日报社工作的父亲成了“右派”分子,那时讲的阶级敌人是“地、富、反、坏、右”,排在第五位的就是“右派”,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最好的说

法也就是“可教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从“文革”前小学时入少先队、“文革”中参加红小兵到中学时期参加红卫兵、入共青团,乔楠均得到了“入另册”的“照顾”。父母离异后又各自组建了家庭,乔楠就随下放的父亲在嵩阴县林场度过了少年时光。嵩阴县林场在县城以南的嵩山山区,乔楠可以说是一个山里长大的孩子,只是上高中时,父亲和母亲达成协议,让乔楠到伊洛市上学以得到更好的教育。在伊洛上中学期间,与同学相处时乔楠也是说说笑笑的,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也是“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健康茁壮成长”的样子,可实际上,这是一棵缺少阳光的羸弱禾苗,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与顽强,这些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来。

乔楠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是充满了憧憬与渴望的,被别人视为离开了父母照看的艰苦的农村生活,却是他能够独立自主支配自己人生的开始。一想到与仇步月、陈洛生、何苏华、岳朝晖和杨建中这些同学的友情,乔楠的心中就泛起一股暖流,“在农村那广阔的天地里再会吧,亲爱的同学们”。

下午一点多,列车抵达嵩阴车站。乔楠背上背包,拎起网兜下了火车。嵩阴站在铁道北面,嵩阴县城在铁道南面,需经铁路闸口穿过去。过去闸口是一个机瓦厂,厂里的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一首歌曲《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歌声让乔楠更加振奋,对将要到来的知识青年生活充满了信心。

红旗招展东风浩荡
革命青年志在四方
响应伟大时代的召唤
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

听着这进行曲,乔楠来到了嵩阴县长途汽车站。从县城到县林场的所在地夹津口,一天发两趟长途班车,发车时间分别是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乔楠花了四毛钱购好车票,看候车室里的挂钟还不到两点钟,于是就背上行李拎着

网兜走出了汽车站,来到十字街的工农兵食堂吃了一碗汤面条和一个馒头,然后沿十字街向南走过县电影院,来到了县新华书店。

在新华书店,乔楠用八毛钱买了一本厚厚的名字为《征途》的长篇小说,这本书报纸上早就介绍过,讲的是上海知识青年到北大荒插队落户战天斗地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一批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到祖国边疆屯垦戍边的知青形象。他们在那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刻苦改造世界观,用实际行动与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彻底决裂。大约是身上穿的蓝色学生装和脚上的蓝色网球鞋透露出了他的准知青身份,书店的售货员递书给乔楠时,带着羡慕的口吻问了一句:“你是个知识青年吧?”乔楠很矜持但又很自豪地点了点头。

县城就这么大,转了一圈后乔楠又回到长途汽车站。候车室不大,里面人也不多,一看就知道都是些当地农村人:那穿对襟粗布衣衫的老头老太太是串亲戚的吧,还有几个穿着蓝制服梳着大背头的,大概是什么公社或大队的什么机械厂里采购员一类的角色。乔楠在一张缺了腿的条椅上放下行李,坐下来翻开了新买的《征途》。在将要开始知识青年生活的十八岁的乔楠眼里,这些印成铅字的书籍是那样神圣。乔楠心中有着这样的自信与执着:那些报纸上登的知青榜样邢燕子、侯隽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就是《征途》这样的书,我也要写出来。

向往与怅惘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坐上开往嵩阴县南部山区的长途汽车后,乔楠心里又茫然起来。破旧的长途汽车在山区公路上艰难地爬行着,过了坞罗水库,山是越走越大,中岳嵩山北麓的山村景象,与伊洛市那浓荫覆盖的马路、烟囱耸立的工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夹津口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下车后,背着行李、拎着网兜的乔楠与周边的环境显然是不协调的,更何况鼻梁上还架着那么一副近视眼镜。夹津口是处在嵩山诸峰淌来的数条溪流交汇处,有一条古老的街道叫夹津口街,简称口街,口街分为上口街、下口街,乔楠穿过上口街和下口街到了嵩阴县林场——因



为在夹津口上,所以也叫夹津口林场。林场院里十分安静,那半截儿钢轨仍挂在伙房的屋檐下,它会被按时敲响,召唤林场职工起床、吃饭、出工、政治学习。父亲还是干着林场的会计工作,继母下地干活回来时一脸疲惫满脚泥点。不一会儿,弟弟妹妹们就一个个放学回来了,他们分别上小学五年级、三年级和一年级,见了哥哥,自然都欢天喜地的。

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这多么让人心潮澎湃。这么光荣的事情,经父亲一说立刻就显得索然无味、黯然无光了。父亲说,这是国家政策,让“非农业人口”毕业后到农村去是为了安置多余的人,减少国家的负担。“那我不就成多余的人了!”乔楠忍不住插嘴道。乔楠长大了,父亲也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就没再说什么,而是长叹了一声说:“就在家里,等县上的通知吧,啥时候通知了你就去。唉,要是不下乡,能在这林场里就业多好。”乔楠听了这话,心里更是反感。“在这山沟里的林场待一辈子那我不就完了?”乔楠只是心里这么想,话没说出口。总之与父亲的沟通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继母一边忙碌着照看弟弟妹妹一边说:“就让乔楠到农村去锻炼锻炼,说不定以后还能招工到县城去当工人哩,我看县城那新建的化工厂,就有不少工人是原来知青上来的。”继母的话乔楠还爱听些。

用《朝阳沟》里的戏词儿说,乔楠是“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到广阔天地,去开始那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在这远离县城消息闭塞的山区林场里,他十分着急,第三天就鼓了鼓勇气向父亲提出,想借林场里公家的那辆自行车去县城里问一下知青下乡的事儿。对于使用林场的公物,乔楠向来是不敢开口的,可这次父亲居然没有立即堵回来,而是有点诧异地问:“你会骑自行车了?”乔楠点点头算是默认了。父亲这次竟然破天荒地说:“那中吧。嗯——,这还得给王主任说一声。”夹津口林场的革委会主任是王长顺,他家就是夹津口公社王沟村的,王主任这人很善良,对乔楠一向很好。乔楠找到他说明了来意,王主任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是好事。乔楠你长大了,马上就要成为知识青年了,用一下车子有啥不中哩?”乔楠十分感激地说了声“谢谢王叔”,就推出了那辆老“永久”。

出了林场的大门,左脚踩在脚蹬上轻轻一滑,骗腿上车。乔楠现在的感觉真好,十八岁的自己已经是大人了,这次回到夹津口林场能明显感觉到人们对自己客气多了。什么叫十八岁?十八岁就是拥有好像永远使不完的力量,还有渴望走向更大更远更广阔的世界的冲动。满是料姜石的山间公路不影响乔楠驱动车轮向前,只有过那个叫“黄石坡”的陡坡时才无奈地下来推着车子走。过了黄石坡就上了通往县城的公路,路好多了,乔楠顿时有一种小鸟飞出笼子的感觉。先是一个大下坡,不用蹬车子就跑得飞快。过了纸坊村是一段长达八里地的坞罗湾,出了坞罗湾就是西村公社,再走就是一马平川。十里平川过后有一个白土坡,这里的土质呈灰白色,学名叫高岭土——多年以后,乔楠才知道那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就是用这儿的土烧制的。再走,就是南山口公社,从南山口公社下去就是嵩阴县城。这四十多里地乔楠用了一个多小时。路上拉煤的车很多,汽车、马车、架子车都有,乔楠满脸满身被风刮得黑乎乎的却浑然不知。

乔楠推着自行车径直来到县革委大院门口,问门卫老头儿:“请问,县知青办在哪儿?”门卫老头看着乔楠,表情有点古怪——这个小青年,像是刚从煤窑里上来的,可又戴着眼镜,口音听上去像是城市里的,就问:“你有啥事儿吧?”乔楠说自己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来询问今年县里知青啥时候下去。门卫老头儿回答说:“噢,是要下乡的知识青年啊,咱县知青办设在民政局,你去吧,就在对面院子里。”

在县知识青年办公室,乔楠被告知:“4月14日那天召开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欢送大会,你就等着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通知吧。”

当天从县城骑车子回到夹津口林场,已是夜里十点多了。第二天一看,那老“永久”的轮子已是七扭八歪了,原来,昨天在路上不知什么时候轮胎被扎破了,乔楠是骑着撒了气儿的自行车回来的。“怎么会呢?一点感觉也没呀。”乔楠在纳闷儿。不过父亲对此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只是让乔楠帮着一同修理了车子。